



丝路之魂
——
丝绸之路文学创作出版工程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班超传



郎春一著

时政平则文德用，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，故汉世有发愤张胆、争膏身于夷狄，以要功名，多矣。祭彤、耿秉启匈奴之权，班超、梁懂奋西域之略，卒能成功立名，享受爵位，荐功祖庙，勒勋于后，亦一时之志士也。定远慷慨，专功西遐。坦步葱、雪，咫尺龙沙。

「大丈夫无它志略，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研间乎？」

班超，字仲升。年少投笔从戎，官至西域都护，封定远侯。



班超傳

郎春

郎春 著



丝路之魂
丝绸之路文学创作出版工程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班超传 / 郎春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8.1

ISBN 978-7-5513-1319-3

I. ①班… II. ①郎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7646号

班超传

BANCHAO ZHUAN

作 者	郎 春
责任编辑	李 玫 谢 天
封面设计	侣哲峰 高 薇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450千字
印 张	28.75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1319-3
定 价	5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联系电话: 029-87250869

目录

引子：东归 / 1

1 拜将 / 7

2 出征 / 19

3 试手 / 30

4 假使 / 41

5 探路 / 53

6 首捷 / 65

7 奇袭 / 80

8 初定 / 94

9 云幻 / 107

10 盘桓 / 122

11 连纵 / 135

12 破立 / 148

13 阴谋 / 162

14 艳险 / 176

15 过招 / 188

16 困守 / 201

17 宫斗 / 216

18 援军 / 230

目录

- 19 强攻 / 243
- 20 温慰 / 258
- 21 叵烦 / 273
- 22 德报 / 285
- 23 却兵 / 299
- 24 休妾 / 313
- 25 议和 / 325
- 26 移情 / 340
- 27 配妇 / 354
- 28 借威 / 368
- 29 处惊 / 382
- 30 祭灵 / 396
- 31 封侯 / 411
- 32 安定 / 425
- 33 王道 / 439
- 后 记 / 452

引子：东归

定远侯班超一脚迈进寂寥肃穆的墓园，那一双昏花的老眼就酸了。

公元102年的盛夏，夕阳的余晖从沙枣树和松树的枝叶间筛漏下来，把一块块青石黑字的墓碑染成了婆婆的血色。霍延、田虑、祭参、白狐、甘英……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倏忽间化作一群年轻的生命，从墓碑上跳将起来，像当初打了胜仗一样，向他挥剑致礼，一下子他的血脉喷张，情难自己。这位纵横西域的老将军下意识地咳了几下，喉咙还是黏糊糊的，一路上想好的告慰之词，欲说还罢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他不由自主地在墓冢间逡着，去抚摸那一块块被艳阳晒热的墓碑，如同在检验壮士们出征前的装备。

顺着眼睛的余光，大都护忽然发现了一处敞口空穴，空穴深约七尺，周壁都是用大小不一的石块砌了的，穴底铺了一张草席，顶头还搭着一架梯子。他不禁眉头紧蹙，回顾从关内专程来接他的儿子班勇、长史徐干和一群幕僚人等：“谁又歿了？”可是这些人一脸严肃，谁也不开口。正在这时，穴洞里钻出一个人来，他立直了身子，头顶那切云高冠的牛角环就升到地面。他一身甲冑，穿得齐齐整整，腰间挂把长剑，右手执着头盔，一看见班超，尊了声“大都护”，忙将头盔举了三次，然后攀梯上来，扶剑屈膝，行了个大礼，动作十分麻利。

“把他家的……咋就住到里头了？”

“嘿嘿，下面离弟兄们近呢……”

班超的老泪终于滚落了下来，这位半路出家的将军，大半生和文字打交道，骨子里还是有一些文人的脆弱。他颤巍巍地将拐棍换到左手，用惯于使笔使剑的右手，轻轻抚摸这老部下那高挑的冠环，又拍拍其没有了胳膊的左膀，想扶他起来，可惜一点力气都使不上，伤心得直想哭。还是班勇眼尖，立即上前搀扶行礼之人，帮其脱去甲冑，只着褂子，却见他已经被汗水浸透了。

这位独臂将军叫董健，字升达，六十出头，名义上是都护府的校尉。几

年前从龟兹护送几位弟兄的遗体到疏勒，并将此前散葬各处的烈士遗骸，全部移葬盘橐城外的陵园，便留在疏勒不走了，说是学留侯张良挂冠“隐居”。班超屡召他就是不归，白天大多在陵园栽树浇水，有时也到长史府的卫队去指点训练，深得年轻人的尊敬，晚上回到盘橐城喝酒下棋，高兴了就找长史徐干对弈。

董健在几天前听说班超要来，在东归洛阳之前专门绕道疏勒，与弟兄们做最后告别，就精心准备了这次的见面方式。他请班超不要伤心，别看他把“归宿”修好了，可不想就这么快去见先走的弟兄呢！当年跟班超出来的三十六个人，就剩他一个了，金贵着呢！眼下国泰民安，丝绸之路通达，日子不错，但匈奴屡屡犯边，狼烟又起，他得帮徐干提醒着年轻人，好好训练，替朝廷保住先烈们打下的这片土地。他这一番安慰，说得班超情绪缓和了许多，老哥俩挪开步子就拉起了家常。

“升达，你我几年没见了，还能纵马驰骋不？”

“能呢，咋不能？不信你问徐长史。”

“那些娃娃们服你？”

“敢不服！我儿子都是军侯了，谁敢不服？”

班超终于笑了，他被老部下这“不死就乐呵呵”的性格给感染了。董健所说的“儿子”其实是霍延的儿子霍续，叫他“干爹”，这会儿正在空地上调整部队的行列队形。他们这些远离朝廷、身处险地的外臣将士，相互间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一般的上下级关系，是真正的同生共死、血沾泪连！董升达摸准了班超的脉搏，知道这老兄看见自己这么多部下躺在这里，肯定会伤感。所以他自导自演了这一出，就是要告诉班超，这几年来他把死去的弟兄们照顾得不错。不管是霍延、田虑等最初三十六人的轻骑队，还是徐干与和恭所带来的援军，哪怕是死囚充军，都是朝廷的烈士，大小祭祀都是一样的。

汉军烈士墓园离盘橐城不到两里地。里边是一圈松树，外面围了好几圈沙枣，春天枣花芬芳，夏天莺啼鸟鸣，秋天沙枣累累，即使冬天也有绿色，也不算委屈大家。在董健看来，打仗总是要死人的，活着的时候大家是好兄弟，战死了，安埋好，把家里给照顾好，闲时能想起其在世时的样子，四时祭祀就行了，有啥难过的。司马迁都说了，人固有一死呢，谁还能老活着！他同时想告诉定远侯，他不回西凉去了，在西域三十年，也适应了，虽然这里每

一片绿洲都不是很大,没有关内那么辽阔,但有山有水有城池有田畴,人也友善,吃得饱穿得暖,有小酒喝着,还求个啥!他活着就看护墓园,死后就葬在墓园,和战死的弟兄们埋在一起,伙伴伙伴,陪伴着就是大伙儿,哪里黄沙不埋人啊!

这个老战士显然已把西域当家乡了,真是大丈夫四海为家,洒脱、干脆、豪爽,爷儿们的劲儿令人羡慕、敬仰。只是班超将也拜了,侯也封了,边疆大吏的高冠戴了多年,身份不同,牵挂的事情太多,对朝廷有强烈的责任,纵是多有不合,也必须回到皇帝身边,把将士们对朝廷的拳拳忠心、对家乡的殷殷怀念,把自己经营西域三十年的得失方略,当面向年轻的和帝刘肇掏掏心窝子,和大臣们详说一番,取得他们的认可,以便朝廷能制定一整套长远策略,稳边安邦,一以贯之,长保国祚。可不敢哪天心血来潮,被一些坐而论道的奸佞之臣一忽悠,就瞎折腾起来,把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破坏了,甚至重蹈光武皇帝失去西域的覆辙。他这想法由来已久,只是早前机会不成熟,没表达而已。

班超这个人感恩意识很浓,他感激和帝重新设立了西域都护府,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大平台,而他在西域的经略,也成为和帝的主要历史功绩之一。可是和帝刘肇登基时年仅十岁,二十四岁的窦太后临朝摄政,后宫少妇见识有限,一切权力聚于以窦宪为首的窦氏一族,搅得朝政乌烟瘴气,刚直大臣非杀即贬,有识之士纷纷挂冠。而小皇帝十四岁亲政后,又矫枉过正,专宠宦官,先是计杀为朝廷立下旷世奇勋的大将军窦宪,几乎灭了窦氏一门,继而清理党羽,层层深挖,勾连牵扯许多无辜,就连自己的胞兄班固,当代最有名望的一代文豪、史学家,也被构陷入狱,含冤而去。窦氏既灭,本该整肃朝纲,理清官宦界限,选贤任能,把祖宗打下的江山守好,再图中兴光大,谁知初尝男女之欢的皇帝前门驱虎,后门引狼,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,清明朝政的一缕微光稍纵即逝,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不是他入京述职的合适时机。

后来,西域多事,他殚精竭虑,刺刺不休,一晃现在到了七十岁,头也白了,眼也花了,耳也背了,脊也弯了,看得越来越远,尿得越来越近,前胸后背的枪伤箭创不时隐隐作痛。按照朝廷西域都护一任三年的规矩,他该卸任了,适逢董健觐见后说和帝刘肇春秋正富,能自己做主,他觉得是东归面圣

的时候了。他已经侍奉了三代皇帝，京都洛阳印象已模糊，九六城那熟悉的驴肉火烧、胡辣汤早已不知何味，三十年未曾谋面的发妻水莞儿是否还黑发依旧？于是他给和帝上了一道奏疏，“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”，谁知朝廷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，一拖就是两年。

班超眼看生命的灯油将尽，自觉老天给他的时日无多，不得不请在后宫教书的妹妹“曹大家”（班昭）出面，托皇后、贵人几番斡旋，方得奉诏回京。让他意想不到的，他极力推荐的他的助手和好友、现任长史徐干继任，却得不到朝廷的认同，而朝廷几经考虑，最后让曾在护羌校尉任上胡作非为、去年刚调柳中任屯田校尉的任尚来接替他，白瞎了徐干的一腔热血与智慧不说，也不禁令他为西域的前途担心。

徐干倒是不太在意能不能当上都护，能否获得封侯，他也六十五了，主张西域的事务应该交给年富力强的干臣来充任，特别像霍续这样父死子承、前仆后继的“西域二代”，他们热爱西域，熟悉西域，愿意为朝廷守好丝绸之路，事业交到他们手里，应该是最好的传承。他看天色不早了，董健跟长官也说得差不多了，就提醒班超祭礼开始。

霍续早把祭祀的准备工作安排停当，青石祭台上摆满了羊头、牛尾、猪腿、活鸡（四牲），西瓜、香梨、白杏、蟠桃（四果），馓子、烤饅、米糕、油塔等供品，台前的空地里站满了队列整齐的士兵，九炷白色的羊油蜡烛已经点亮。随着徐干一声令下，鼓、瑟、笙、笛、弹拨尔齐起，宛如鼓角连营，旋又戛止。班超扔下拐棍，虔诚地跪在案前，拈香去点，无奈手抖得厉害，半天也不能将香头对准烛炬，心下正在惭疚，忽然一阵风来，竟将火苗吹到香头，香袅袅地燃烧起来。究竟是神来相助，还是将士的英魂感天？他突然手也不抖，腿也不疼了，仰头作了一个长揖，将祭香插到香炉里，然后奠酒、焚麻、叩首，起身准备宣读祭文。

祭文是徐干让掾史代拟的，洋洋洒洒写了整整一方麻纸，班超扫了一眼就付之一炬。那些书面的官话还是走官道吧，烧给烈士让他们闲了慢慢看。这张麻纸还是他送给徐干的，而他一共也没有几张，都是妹妹托驿丞捎来的。当时的尚方令蔡伦发明了造纸术，但刚能造出粗纸，平常人家根本难得一见，把如此珍稀之物献给地下的英灵，也算值了。

“弟兄们，你们的躯体虽然被黄沙掩埋了，你们的精神绝不会被风沙埋



没,我一定上表皇帝,把你们的功绩录进朝廷的兰台,你们的家人将永飨你们的福泽……”

“福泽! 福泽!! 福泽!!!”

班超话音刚落,身后的将士们齐声呼喊,似乎长官的话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。陵园里响起久久的回声,返巢的鸟儿受了惊吓,扑棱棱飞向夜幕将临的天空。穹顶还散飘有几朵红云,仿佛向陵园的生命和灵魂挥手致敬。班超一转身,看见高大魁梧的霍续在领头呼喊,又对年轻的将士们充满了无限的希望,他觉得西域的未来,就寄托在这些年轻人身上。

祭礼结束后,班超回到了盘橐城。这是他仿照汉长安城的模样,在原址基础上亲自改建的一座小型城堡,既是御敌的城防工事,又是他当年料理事务的长史府,他在这里居住过二十多年。如今故地重游,一切都是那么熟悉:巍峨的城墙,厚重的大门,架着辘轳的水井,堆着沙袋的箭楼……他与部下一起栽种的胡杨已经有半抱粗,而浓密的柳荫下那块画着棋格的石板,棱角都已经磨光。他真有些难以割舍,却又为这些建设成果能有徐干、霍续这样的人承继而颇感欣慰。他在晚宴上嘱咐霍续孝顺董健如事父,并与徐干约在洛阳相见。

次日,班超本打算陪班勇祭拜一下班勇母亲米夏公主就启程的,可是疏勒王成大非要他到王府住上一晚,与义女月儿和她的一双儿女最后团聚一次。盛情难却,他又盘桓了一日。第三天,成大率领疏勒大小官员,隆重欢送与疏勒有特殊感情的大都护,大街上塞满了兵民,鼓乐喧天,歌舞蹁跹,有孩童为他献花,有老人看见他擦泪。相见时难别亦难,他内心的情感特别复杂。成大亲自把他扶上驿车,还馈赠了一些玉器土产,要他转告大汉皇帝:汉在疏勒在。

“汉在疏勒在!”疏勒王成大这句话分量极重,其传达的意思也极其明了。班超感到心里沉甸甸的,不知是压力还是责任。马车的大木轮刚开始转动,身后又传来义女月儿深情的歌声:西域的月儿兮又明又亮,西域的河水兮又浑又凉……

1

拜 将

公元72年冬月，一个寒冷的早晨。

东汉王朝首都九六城西北角一个普通的小院，四十岁的誉文馆老板班超打了一阵拳，练了一会儿长剑，又抄起长枪比画起来。这是他的早课，每日雷打不动。顶着头帕的妻子水滢儿端半盆热水，放在油漆斑驳的脸盆架上，撂下一句“饭就好”，转身又回厨房。八岁的儿子班雄在墙角闭眼背诵《九歌》，听到母亲召唤后瞟了父亲一眼，又接着往下背。小女班韶刚过三岁，左手拎只小陶罐，右手捧方白汗巾，吃力地迈过厨房的门槛，轻轻地扭扭肩，站在台阶上，乌黑的眼珠随着父亲身体的伸展不停地转动。等到班超把枪插在托架上，穿上夹袄，过来洗脸，小丫头才怯生生地告诉父亲：“娘说家里没醋了，盐也不多。”班超接过汗巾擦把脸，亲了亲女儿红扑扑的脸蛋，怜爱地拽了拽她的小辫子，说了一声“知了”，就接过醋罐出去了。

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居家生活七常事。对于班超来说，醋更是不可或缺，因为他是扶风平陵人，他的家乡就是“醋坛神”姜太公的故乡。那位渭滨垂钓的智者，不但鼎力辅佐了周室王朝，还以一百四十岁的高寿令后世不可望其项背，而他的长寿秘诀据说与每日食醋有关。所以在扶风、雍城两郡，面食调醋为标配，家家女人都会做醋。搬到洛阳后，因为地方局促，妻子做家务带孩子，还要帮他整理书简，实在腾不出手来，就只好买着吃了。可是他刚出门，迎面就撞上兄长班固，寻思不年不节，这位清高的郎官，怎么会大白

天到这鱼龙混杂的平民区,也不怕被人说三道四了?

“走,显亲侯窦固将军找你!”

班固是从皇宫那边过来的,上朝路上碰见刚下早朝的窦固,点了卯就赶紧来接兄弟了。也不看班超一脸狐疑,拉上就走,他的马车就停在街角。班超说去都尉府得穿体面点,要不给他丢人,这才挣脱兄长的手,回家换上当年闯金銮殿时窦固赠的那套行头,上了班固的马车。

说起来班超只比班固小十一个月,俩人都出生在公元32年,一个正月头,一个腊月尾。他们的父亲班彪曾是当朝的大文学家和历史学家,当过望都县令、大司空府的秘书长,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历史,对礼制和秦朝以来的边疆治理颇有研究,曾多次参与讨论匈奴、西域等国家政事。他总是告诫孩子: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不管你被供在堂上还是被埋在沙子里。”理虽如此,但人非金石,一生就那么几十年,在沙下埋藏时间长了,这一辈子就过去了,发不发光只能寄望于来生,而来生之事佛也难料。

虽然尊的是一个大儒父亲,但班家兄弟脾气禀性却不太一样。班固九岁即能属文,诵诗赋,十六岁入太学,博览群书,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。他觐见过前来讲经的光武先皇帝,结识了许多望族优士、官宦学者,并凭着一篇分析咸阳和洛阳特点的《两都赋》一夜成名,成为与东汉另一位文学家付毅齐名的青年才俊。他一心承父遗业修史,留名千古,几经周折当上御史府里的兰台令史,能够经常见到皇帝,也回答皇帝有关文史典籍的咨询,熬了多年,前年总算升任校书郎。

郎官在京城一抓一大把,他们之中有一定身份的人,修缮宅舍,购置车马,这原本都属正常无可厚非,可班固这个人儒气过浓,仁慈宽厚,对小他十三岁的娇妻百般迁就,又娇惯孩子,不大约束下人。他雇了妻子的表弟做车夫,那家伙是个少教狂徒,动辄载上孩子招摇过市,惹了事就扬言主人是班固。别人看在班固侍奉皇帝的分上,也不好和他计较,但却由此引发许多街谈巷议,知道的说班固怕老婆家教不严,不知道的就骂他小人得志,傲慢狂妄。为此,班超劝过兄长几次,建议他换人,有一次还替他教训了车夫。班固也以为然,但被娇妻的哭声酥泪一泡,先自软了,只轻描淡写地说了车夫几句,反责弟弟打人有失大雅。班超愤愤然:“你就惯着他,迟早会惹出祸来!”

其实班超的学识也不差,但与其兄人生观不同,他的身上多少还保留了一些祖先豪强的血性。他十三岁开始在当地一座寺庙拜师学武,一年四季风雨无阻,日日练武不辍,认为大丈夫如果无他志略,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,以取封侯,怎能郁郁徘徊笔墨间呢?傅介子和张骞都是前朝出使西域的功臣,一时誉满天下,他们一直是班超膜拜的英雄。还有一位当朝英雄也令他佩服,这人就是越骑司马郑众。明帝派他去北匈奴商议和亲之事,他在路上察觉南匈奴对朝廷与北匈奴修和十分不满,欲私下联络北匈奴共同叛汉,便以最快速度报知朝廷,促使朝廷采取派兵威慑措施。到了北匈奴后单于报复侮辱他,让他下跪,他只跪皇帝,不跪单于,宁死不向匈奴单于屈膝,保全了使者的气节,彰显了大汉的国威。

从贫穷中过来的人太害怕贫穷了,贫困潦倒的人连腰都直不起来,遑论志向,哪怕你祖上多么威风,天上的星星根本照不亮穷人的柴房。班超清楚地记得,自己二十二岁那年,乞假在老家养了两年病的父亲班彪,终于斗不过病魔,撒手人寰。这突然的变故不但中断了兄长班固的太学学业(丁忧),也使他家很快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困境。东汉的官俸并不多,廉吏又无外快,班彪的薪水为年薪六百石(一石约为今二十七斤),在职时维持一个家庭小康有余,但也攒不下多少。父亲养病这两年,花销甚大,葬父的用度全靠老人家生前的旧友同僚馈赠的赙仪。而父亲走后奉母扶妹是兄弟俩的责任,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开门七件事,钱从哪里来?哥儿俩几经商量,就在老家开个誉文馆吧,帮人抄写书信,也算不太辱没斯文。

东汉前期造纸技术还没成形,书都是用麻线将竹条或木条编织起来,再把字写上去或者刻上去,统称书简。做书简是个力气活,要把竹子或木板片成大小薄厚差不多的条子,再截成等长的小段,然后用力扎织。书简也有规格,根据用途和使用者的喜好,分为大中小、长短粗细各种,以上奏朝廷的奏简最为讲究。最早编简都是抄书的人自己动手,对从业人员要求颇高,要文武全行当,后来出现市场细分,编简和抄书成了上下游的两个行业。班家兄弟编简的事干不了,只能抄书,偶尔还有顾客上门请代写书信。兄弟俩才高八斗,书法娟秀,大户青睐,塾师高看,业务很快就开展起来。但彼时能读起书的人不多,需求毕竟有限,生意勉能糊口,不时还会断顿,不得不低头向屠户、粮商或菜贩求贷,免不了受人冷眼恶语。

班超有时也研究孔孟、董仲舒、屈原，更多则研究孙武、白起、庄老、张仪，研究西周以来华夏大地的群雄逐鹿和疆域消长，特别是对南北东西及属国的山川地理特别有兴趣。他认为当官要谨言慎行，经商要高调运作。当官太过高调就会变成出头的椽子，即便没被雨水泡烂，也会被人锯断；而经商太过低调，不去推销、不去表现、不去王婆卖瓜，美酒虽香而巷子太深，没人能闻得到。因此他很愿意结交人，和人见面熟，三教九流都有认识的，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，常常能给他招揽来生意。但结交不等于交友，市井之人图一点小利过日子，能够推心置腹的人屈指可数，他需要把握的是分寸。有时兄长也能帮他介绍一些业务，也有人是慕兄长之名专门找到他，活多的时候还要请短工帮忙。有时候他叹息自己命运不济，空有大志而沦落市井，需要有人保护。郎官这棵树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兄长总能让他靠靠肩，避避雨，假如班固出点什么变故，兄弟两家现有的温饱就会泡汤。

三年除孝，适逢光武帝驾崩，太子刘庄即位，后世称孝明皇帝。班固觉得誊文公不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事业，便下功夫寻找机遇。不久，远在京城的老同学付毅传来消息，说明帝任命弟弟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，准许他选用辅助官员四十人，这是一个出仕的好机会，班固便呈上了一篇《奏记东平王苍》，举荐了六位贤良才俊。后来，班固所举荐的人才大部分被刘苍所起用，但班固没有推荐自己，竟与东平王失之交臂。经此挫折，班固心想把出仕的事先放一放，业务之余静下心来研读父亲所留史简，加以整理和修订，以便传诸后人，这才是千秋之事。

公元62年，市场有个屠户死了妹夫，妹妹婆家有十几亩田地无人继承，想招一个女婿顶门立户，便到班家上门提亲，说是兄弟俩哪个都行。班固母亲以女方不识字为由婉拒，那屠户以为班家读书人脸薄，一时抹不开面子，三天两头来叨扰，还说不就是读过几天书么，那书上又不能长庄稼当饭吃顶钱花，有啥厉害的！兄弟俩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，想想班家书香门第，世代为官，广受尊敬，到了他们兄弟这一辈，竟落到市井俗夫也来嘲笑的地步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凤凰下架不如鸡！班固实在气愤，说了句“就算一辈子打光棍也不会去倒插门”的绝话。那屠户求亲不成反结了仇，便把班固告到衙门，罪名是“私修国史”，扶风郡很快就来拿人，把班固关进监狱，书稿也被官府查抄。

当时“私修国史”罪名很大，以前就有被处死的先例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，全家人都十分紧张，班超便与朋友徐干商量应对办法。徐干字克振，当时在县衙当个小提辖，他仗义疏财，其父在郡府任土地曹，也算有权。他说这个案子太大了，恐怕在郡县都无计可施，不如飞马进京，找关系疏通。当下由徐干出资，在方方面面打点一番，又赁来两匹快马，昼夜兼程。到洛阳后一路打听到父亲故旧显亲侯宴固的府上，听门吏说安丰侯宴融前一日去世了，宴固正在叔父家协理丧事。

班超一阵目眩，仰天长叹。宴融是父亲的老恩主，曾位列三公，与班家也有特殊交情，八年前他父亲去世时，宴家叔侄可是送了一笔大大的赙仪。想到这里，他旋即拉徐干买了祭品，往不远处的安丰侯府祭拜。宴家人考虑到班家当时的窘境，路途又遥远，根本就没向班家报丧，谁也没想到班家人这么快就赶来祭拜，非常感动，安排两人住到府上。

班超心里有事，哪里住得安生！他想到一母同胞的兄长还在牢里受罪，生死未卜，急得火烧眉毛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上疏皇帝，三十六计不是有擒贼擒王一计嘛，关键时刻就得用。他连夜写了一封奏疏。起头是一段拍马屁的话，这个是不能少的，他成天抄书读书，见得多了：听说当今皇上至圣至明，不使天下失一贤才，不使天下添一冤魂，曾亲往大殿为民祈雨，又亲与阴太后一起为郭后服孝扶柩，老百姓为有这样的好皇帝而欢呼，都以做大汉子民而深感荣幸。接下来说正事：就是在大汉的朗朗乾坤下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冤案。班固本是个大才子，为人谨慎，文章盖世，前两年还为东平王举荐过好几个栋梁之材，眼下赋闲，在家和兄弟以给人抄书为生，工余潜心整理父亲遗著。可人有旦夕祸福，班固却无端被地方有司逮捕下狱，抄没书籍，乡邻们都感到寒心。接下来说明班固不是“私修国史”：先父班彪一生效忠皇室，不喜做官，专心研究秦朝以后的历史，颇有见地，生前曾得到先帝的褒扬赞许，其遗著是毕生研究之成果，堪为国宝，绝非私书，必须公诸天下才能光大国粹宣扬王威。最后给他来一段浑的：你不放人你就不是个明主——倘若班固这么一个正人君子不能得到宽宥，冤死狱中，则是在离天子比较远的地方乾坤蒙阴，天下失道，失道之天下犹如危墙，孟子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班超虽只是一介布衣，也不愿在使天下人寒心的世道苟活了，愿与胞兄同罪。

奏疏写成,已是天色放亮。徐干一看班超要闯金銮殿,布衣庶民闯皇宫,听起来很是刺激,也要陪着一起去。班超突然跪地朝徐干一拜,让他远处看着,千万不要扯在一起,万一自己捞哥哥不着反被开罪下狱,还要连累徐干,叫人情何以堪,他请徐干不要蹚这浑水,回去后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娘。徐干说:“你我师兄弟一场,你娘即我娘,不用絮叨。”于是两人到早市要了几个烧饼、两碗牛肉胡辣汤,顺便向摊主打听去皇宫的路线。京城的人都见多识广,热情,却也是话痨,一个小小的胡辣汤小贩,就能把皇宫掰扯得底儿朝天,什么司马门、端门、却非门、章华门、鸿德门、嘉德门、崇德殿、中德殿、明光殿、宣室殿、承福殿、千秋万岁殿……饭都吃完了,摊主的话还没完,班超他们只记得南宫是皇帝召见大臣议事的地方,要走平城门。

血气方刚的班超到了门口,也顾不上比较与西汉未央宫门有什么不同,就往地上一跪,将书简举过头顶。不一会儿,一个城门侯模样的军官过来,简单问了几句,说皇帝日理万机,恐怕难有工夫过问。两汉时期,朝廷广开言路,并不阻挡官民上访,只是没有见识的平头百姓不敢进京罢了,至于送去的奏疏会否石沉大海,那就说不清了。班超一想:城门侯的话不无道理,不如转求马皇后,马皇后的父亲马援与先父颇有交情,当年马援迁葬扶风,先父带着他们兄弟去送葬时,马皇后还不满十岁。军官一听班超提起马皇后,立时瞪大了眼睛,围着班超打量了一圈,然后让他起身,留下住址回去等信。班超刚写下显亲侯窦固几个字,那军官赶忙收起牌子,说:“兄弟你的谱也太大了,不是皇后就是侯爷,中间还扯着公主(窦固妻子是光武帝女儿涅阳公主),令尊大人的名字我也听说过,你就回去等信吧!”

班超回到窦府,几天不见动静,吃不好,坐不宁,干脆就和徐干一起帮忙迎来送往,招呼吊唁的客人。窦融生前位极人臣,来吊唁的都是达官贵人。窦固无意间觉得一个人有些面熟,那跟在一群人后面的城门侯也认出了他,相互打个招呼。这时窦固过来施礼,好奇他们怎么认识,城门侯说了班超上疏的事,惹得显亲侯唏嘘不已,赶紧延入客厅,听班超细细道来。窦固听了,又感动又惊叹,没想到班超有如此城府,又如此体谅他人,火烧眉毛的事情求他,看到他家大丧后竟然守口如瓶,贤侄呀!

按说窦固和班彪共事多年,班超兄弟都是他的侄子辈,班固在太学上学期间也来过他家,只因他娶的是光武皇帝的女儿涅阳公主,身份特殊,前些